

大地情歌

杨学铭

寒风掠过大地
裹挟枯枝残叶
诀别丰盈的秋天
风中的那份摇曳
写满太多的眷恋
霜冻的所有故事
酝酿着来年的青翠

老屋，土炕
是渗入血液里的怀念
犁铧，镰刀
是浸入骨子里的惆怅
在苍茫的田野上
父亲干如枯藤的双手
将耕耘了一生的土地
放在我稚嫩的双肩

沉默无言的土地
牵引着我
无处安放的眼神
引领我走向河山山川

我该怎么去
拨动大地上高低交错的音符

广袤的原野上
我是一粒卑微的生物
在黑土地上任意涂鸦
经过年轮的碾压
青葱岁月渐次枯黄

终究是这片土地包容了一切
父母的一生
最终沉睡在大地的深夜

寂寞的隆冬
山风掠过山峦
大地荒凉
而我躲在岁尾的角落
将文字凝于指间
安放内心对生命的热爱



初冬的晨

赵强

初冬的晨，温润的空气
不加任何修饰，尘世所有的繁杂
随之飘零的雪花澄澈，宁静
抬头凝视蓝天，浏览着轻浅岁月
渴望抵达云中梦的另一端

行走在生机盎然的世界
婉约了经年的歌曲
恰似浅淡一缕缕清风，萦绕耳边
墙角那一抹别出心裁的新绿
映入眼帘，描画出芳菲的一座殿堂

这落雪的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心中的笔，不停地勾画出
一行行温婉的诗篇
蓦然涌起毫无拘束的情与爱
已经不足为奇

大青山

赵会凯

是四世纪冰川的精雕细琢
还是神来的天外飞石
稳稳降落在
空旷的贡格尔草原

这梦幻般的突兀而立
又似乎触手可及的遥远
石臼安放者未知的前世
和一把沉睡的火焰

一些传说老去了
另一些传说正在老去
克什克腾，在草原与天空之间
它们正用一种秘密的语言
相互交谈



舒展的花瓣

艾红

岁月的流逝，模糊了它曾经的模样。
家里有一个包碎布头的铺衬包，包袱皮是当年母亲结婚陪嫁品的。时光荏苒，它像母亲一样老了，老得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但仔细端详，仍能在褪色的布面上辨出它曾经的艳丽。我想，是母亲用一生的光阴洗掉了它的底色，这底色不动声色地染白了母亲的头发。

这个铺衬包包裹着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让拮据的日子，在母亲的精心着色里闪着光。
小的时候，家里不富裕，很少买衣服穿，一般都是自己做。家里的缝纫机“哒哒”的韵律像钟表伴随着四季的脚步，唱着春夏秋冬的歌。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被母亲板正地放到铺衬包里。

母亲用这些碎布头给我缝缝鞋子的口袋，口袋里装玉米粒或芥菜粒，踢起来不发声。用绿色的布料做书包，再用红布头剪一个五星缝上，背上特神气。母亲用许多五颜六色方形小块布片拼缀的百衲垫子，坐上去，温暖便涌上全身。

母亲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就连铺衬包里的边角料也用电熨斗熨平，没有褶皱，层层整齐码放。遇到布料大小不一，母亲总是把两边都找平衡，边角不塌陷。宽的、窄的、长的、短的、黑的、白的、花的、素的、纱的、棉布的、的确良的、大绒的、缎面的，各色杂陈，一摞一摞地叠放在铺衬包里。

铺衬包用一枚别针别着，方正、四棱四角。打开铺衬包，会闻到一股淡淡的粽子香味。每年八月节，母亲都挑选大个儿品相好的粽子放在箱子里，放一年都有香味，颜色变了也不烂。我嘴馋，一次母亲打开上锁的箱子，我趁母亲不注意，偷拿一个吃，狼吞虎咽吃下这个放了几个月的粽子，也没坏肚子。现在的水果放在冰箱里冷藏也保存不了多长时间。

记得小时候母亲用这些边角料打格裙给我们做鞋穿。炉子上坐着水壶，水烧开后，倒进面粉中搅拌，打一盆糨糊，母亲把布头铺在饭桌上，用毛刷往底抹刷上一层糨糊，之后把铺衬选好一块一块挨排拼贴上，粘至七八层。然后晾晒阴干，格裙就打好了。母亲比照我们的脚用纸纹鞋样，再用石笔在格裙上用，用剪刀剪，

一个鞋底和鞋面就剪出来了。母亲便着手这个复杂的“建筑工程”。纳鞋底、上鞋帮，碎布头在母亲的手里变为宝，发挥着“余热”。格裙布鞋，针针都缝着母亲的爱。

后来，箱子被淘汰换成了衣柜，不上锁，母亲不在家时，我从衣柜里把铺衬包拿出来，把布头一块一块摊在炕上，披在身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母亲的铺衬包就是个万宝箱，装着美丽的风景。那时，我正是一个爱做梦、爱幻想的年纪，又如痴如醉地喜欢画画，所以，这些布料丰富了我的想象。一副毕加索油画，梵高的向日葵，珂勒惠支的版画在我的世界里栩栩如生。

其实，母亲年轻时并不会做衣服。在我知道美的年龄时，看别人家孩子穿时兴样的衣服，就羡慕，对母亲产生不满。自己的母亲没事就捧着书看，觉得母亲不关心我们。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邮到姥姥家，姥姥做好了再给我们邮回来，连同剩下的布头，姥姥说，如果衣服坏了可以用上，使别的布对不上色。后来姥姥年纪大了，不能为我们做衣服了，家住天山的姑姑就每年来给我们做一次衣服，姑姑做的衣服很像是样。那时我们正处于长身体的年纪，姑姑也不能常住我家，逼得工作特别忙的母亲和姑姑学会了做衣服。那时，母亲在一家国营单位做会计，白天上班，晚上浆洗缝补。一次我睡醒了一觉，发现母亲还在昏暗的灯下为我们赶制棉袄，身旁还放一本折着页的书，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现在才知道母亲当时经常看书，是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也是母亲留给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我们成家有了孩子后，铺衬包又发挥了作用，母亲又开始了她的艺术创作。这些布料头，经母亲手工缝制，一件花棉袄、一条小棉裤穿在孩子的身上，绵软舒适透气性好。

后来这个铺衬包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少，没有人再用包里的边角料做东西，我们也把它遗忘了。它成了“艺术品”被母亲珍藏，母亲偶尔打开，抚摸着这一块块各色的布料，追忆它们曾经带给清贫生活的幸福时光，每块布料都似一朵舒展开来的花瓣，在一段段尘封的岁月里绽放。



小雪 钟国 摄

铜牛

田福

(小小说)

这顿饭小雨妈也没吃多少。天还不太黑她就悄悄闪出了这家的门。来到外面，真觉得出了笼子似的。她摸了下衣兜里的手机。

她上了一辆写有“18”的公交车，下车没走几步果然看见了街心公园的那个铜牛。她的心不由得跳了几下。她知道还早，就在铜牛附近转悠。年三十的灯笼太阳下山就亮了，不一会儿就满街灯火了。她有点眼花缭乱，街上的人真多，她想我可不乱跑，一会找不到铜牛可咋好。好在今年春节政府规定不让放鞭炮，人的心还踏实些。不放带响烟的了，人们就把烟花在灯上。她哪看过这样的灯啊，就拿出手机对着照。奇怪，手机里的景物都活了，楼房动了，灯杆子会走了，树就像人跳广场舞似的。再往前，那不就是我家的山、我家村子、村西头那条河吗。哦，这不是我家院子吗，门口走出了牵着老黄牛的小雨他爸。小雨他爸你等等我，我告诉你啥药能治好你的病。我伺候的这个老头就是吃的这种药。过去咱买不起，现在我兜里有钱了……小雨妈眼睛下边的脸凉森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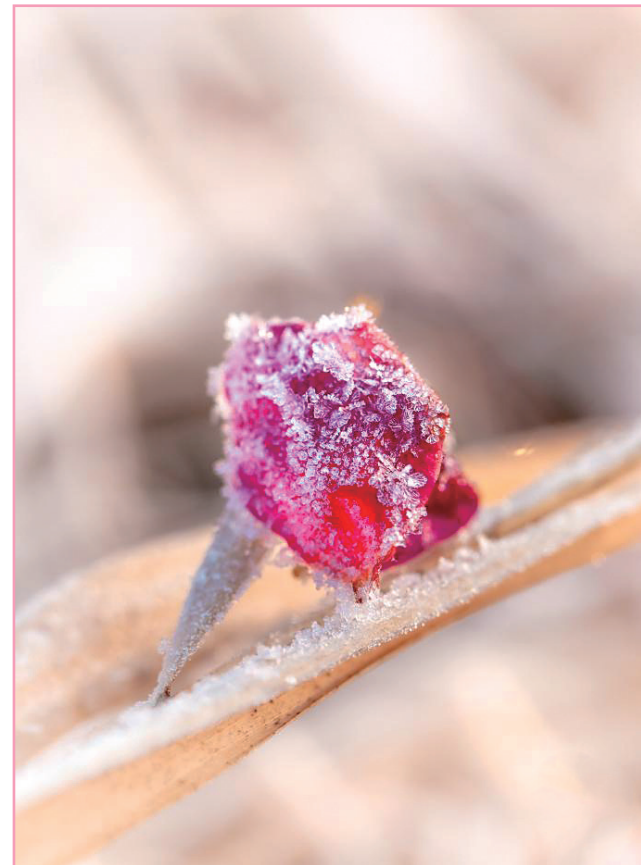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候她正拍照的手机传来视频申请，她一看是孙子牛牛。牛牛哎，奶奶早就想你了！奶奶这就把这里的夜景给你照过去。好美妙。

就这样，她一边走一边给孙子照。哪里景好就往哪里照。她早忘了铜牛的事了。也不知道她到了哪里，她更忘了时间的飞逝。直到大厦顶部的时钟“咣咣”地敲了11响，她才发觉大街上行人很少了，人们都回家吃饺子去了。

电话里孙子给她拜年了：“奶奶，过年好！”“好，好！”孙子拜完儿媳也挤进了镜头，笑着：“妈，过年好！”小雨妈高兴地回：“好，好。你也好。你们都好！”最后才是小雨。小雨没给妈问好，却是满脸的担心和埋怨：“妈，我们都吃饺子了您还在外面。是您一个人吗？”“怎么会是我一个人呢。人家城里人时兴在饭店过年，我就在门外，这就回饭店吃饺子去。”她很想给儿子照一下，但看眼前没有饭店，就说了句：“看，手机没电了。”就关了。

手机跟着又响了，是东家婆。东家婆问她在哪，她说我也不知道在哪。心里这才慌起来，才想起了“铜牛”：四处撒目，哪有影儿啊！

本来，她在网上跟一个单身老头约好，8点钟要在铜牛那见面的。



一抹香 辛华 摄

我的报纸情缘

赵永武

我2003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报社工作，多年来与这么多从事报业工作的领导和同事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我们每天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这张报纸也给了我快乐，伴随我成长、引导我进步。回味起来，情意悠长。但是要我说真正和报纸结缘却是1983年前后的事儿了，那时我只有十二岁。

那些年到农闲时节，爸爸为赚点零钱贴补家用便赶着毛驴车做点儿小买卖，到城里批发一些农村不常见到的小商品拉到乡镇集市上零售或走村串户换一些杂粮再拉到城里卖掉，从中赚取一些差价。小买卖虽然赚钱不多但却辛苦，缓解了当时家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和别的小买卖人略有不同，别人到城里直接去市场或商场批发，而爸爸批货前总要到一些单位或废旧物回收点收购一些旧报纸。爸爸把旧报纸运回家后，妈妈便领着我们兄妹四人把成卷的报纸挑出夹带的杂质后平打成捆，进了腊月再拿到集市上卖，那时候农村人过年多数都用旧报纸糊屋子。每年一进腊月，翁牛特旗的亿合乡、头段地乡、郊区的大六份乡、岗子乡、官地乡的集市上常常能看到爸爸卖报纸的身影。由于爸爸卖的报纸整理得干净整洁，所以经常卖得供不应求。

那时候挑报纸、扛报纸对我来说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能选一些我喜欢的文章来读。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专刊和副刊，只是从文章的题目、字体和版面的设计简单快速地判断是不是我喜欢的文章。遇见有我喜欢的文章便把这张报纸悄悄地放在一边，抽出时间后再仔细阅读。读着读着就有想把这张报纸收藏起来的想法。但如果真的把一张报纸都收藏起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爸爸妈妈也不会允许。于是我就趁他们不注意把自己喜欢的文章剪下来贴在旧书或旧本上，再把开了天窗的报纸放回去。几年下来我也贴了好几本，闲暇时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剪贴本，欣赏一篇篇优美的文章，它们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到了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就不用再赶毛驴车卖报纸了。我能和爸爸各骑一辆自行车带上百十斤报纸到集市上去卖，骑自行车赶集要比赶毛驴车快得多。正是有了那几年卖报纸的经历，让我切实体会到了爸爸做小买卖的艰辛。去岗子、头段地赶集还好，因为离家比较近，如果去亿合公、大六份、官地赶集，就困难一些。因为路比较远，早晨，早早就得起程，晚上很晚才能回来，真是披星戴月。有时候赶一趟集回到家，劳累、饥饿和寒冷交织在一起，把人折磨得真是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我就特别心疼我爸爸，他赶着毛驴车赶集、走村串户卖货遭的罪真是数不清啊。

1992年我参军到了部队。部队每个班都订一份《解放军报》和《战友报》。每天晚饭后是读报时间，我是全班读报最积极的。这时候我可以非常安心地读自己喜欢的文章，并把它推荐给战友们。遇见特别喜欢的文章，我会征得战友们的同意后，剪下来贴在本子上。这些剪报曾陪伴我和战友们度过了军营那段难忘的时光。

转业后我被安置到报社工作，没有人知道我对报纸有多深的感情，谁也体会不到我接到报到通知时激动而复杂的心情。

到报社技术部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被参差不齐地堆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赤峰日报》和《红山晚报》吸引了。我利用闲暇时间整理这些报纸，在整理的过程中挑出有我喜欢版面的报纸，那就是《赤峰日报》“青纱版”“生活版”，《红山晚报》“文化副刊”版。

来报社工作后我就很少再剪报了，报社为每名员工都订了一份《赤峰日报》和《红山晚报》，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福利。每年年底我都把全年的“青纱版”“生活版”“文化副刊”挑出来装订成册。休息的时候我会经常翻看我的“副刊合订本”，每一次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

没有来报社之前，我对报纸的认知仅仅体现在对文章作者的崇拜。到报社工作以后我知道了，一张读者满意的报纸和读者见面之前，要经过采写、编辑、“三审三校”再到印刷、发行，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和汗水。

这就让我对每天摆在眼前的这份散发着墨香的报纸有了无限的敬畏。

我家的兽医站

吴学敏

锦山镇兽医站原来是事业单位，我父亲就在那上班。2001年事业单位改革，锦山镇兽医站抵我父亲工资，承包给了我父亲。

我母亲以前是家庭主妇，自从兽医站承包给我父亲后，她就天天去兽医站上班了。母亲有了工作以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把家里和兽医站收拾得格外干净、整洁，穿衣打扮也有品位了，待人接物也讲究了。父亲看到母亲的变化经常美滋滋地对她说：“妈，我们的政策真好，你妈人到中年上岗了……”

父亲手艺高超、服务周到。我家的兽医站生意一直不错。我们姐弟三人在没参加工作之前，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这个兽医站的收入。父母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这个兽医站，供我读完了硕士，妹妹读完博士，弟弟念完大学。父亲经常对我们姐弟三人说：“当时镇里的领导知道我要供三个孩子读书，也知

道我的三个孩子读书都很争气，特殊照顾我，把兽医站承包给了我。”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

父母乐善好施，有些弱势群体来兽医站买药，父母不但不收钱，还主动借钱施物给他们。父母的善良也遗传给了我们姐弟三人。我上大学时，有个室友是单亲家庭，生活很困难。她经常跟我借钱，她还戏称我是她的自动提款机。在我的帮助，不，确切地说是在我父母的帮助下，因为我的钱都是父母给的，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寒来暑往，时光荏苒。转眼间这个兽医站陪伴着我们一家人已经经历了几十载的春秋。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把这个兽医站交给弟弟来打理。弟弟说，他一定不会辜负父母的期望，让这个兽医站在他手中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我们都相信弟弟一定能说到做到。